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三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三十七

第二集三十三

新會 梁啟超

朝鮮滅亡之原因

嗚呼。而今而後。朝鮮名實俱亡矣。而今而後。中國以東。日本以西。突出於黃海與日本海間之一半島。更復何有。無復有國家。無復有君主。無復有政府。無復有民族。無復有言語。無復有文字。無復有宗教。無復有典章文物制度。舉二千年所有者。一切隨鴟綠江水滔滔東逝。以盡。惟餘穢亂腥臊陰慘黑闇狼狽恥辱之史跡。長點污白頭山之雪色。而不可湔祓。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昔漢陸賈作新語。意在推論秦之所以亡。以爲漢戒。一時方聞之士。若賈山賈誼董仲舒。其所著述。指引秦事。詞並危切。漢世鑑之。賴以小康竊附斯義。次論朝鮮滅亡之原因。以告我后我大夫百執事。暨我邦人諸友。古人有言。與治同道罔不昌。與亂同道罔不亡。我后我大夫百執事。暨我邦人諸友。試一內省焉。其亦有一二與朝鮮同道者乎。如其有之也。則吾恐不暇爲朝鮮哀也。

朝鮮滅亡最大之原因實惟宮廷。今世立憲國君主無政治上之責任不能爲惡。故其賢不肖與一國之政治無甚關係。惟專制國則異。是國家命運全繫於宮廷。往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牽一髮以動全身。致全國億兆悉蒙痛毒。徵諸我國史乘其覆轍。若一邱之貉。而朝鮮則其最近殷鑒之顯著者也。朝鮮所謂太皇帝者。卽前以四年前讓位於其子稱太皇帝在位垂五十年。上則兄撓於所生內則見制於哲婦。下則見脅於貴戚豪右。見熒於左右。近習政出多門。舉棋不定。而國家之元氣遂斲喪以盡。韓之亡實韓皇亡之也。朝鮮宣布獨立後改國號曰韓。本文或稱朝鮮或稱韓。隨行文之便。又此所稱韓皇者卽指亡國時之太皇帝。非新皇也。下仿此。韓皇系出庶孽。其父大院君貧不能自存。以子入繼大統。遂因緣女謁得專政。而二十年間大院君之攝位與韓皇之親政相爲嬗代。主權不出於一。韓政之亂實基於是大院君者固天性刻薄人也。其陰鷙之才舉韓廷無出其右。惟驕汰而卞急多猜忌。無君人之器。其攝政伊始李朝本久已中衰。彼不思所以整飭紀綱而惟土木游觀之是崇。腴全國之脂膏以修一景福宮。前後互五年。其所以苛斂於民者非言語所能殫述。至有所謂結頭錢願納錢者。名目百出。竭澤以漁。雖秦之阿房隋之迷樓。

不足以喻其汰也。民力之瘵於茲始矣。

我國會否

又不度德量力欲舉區區之韓與

天下萬國爲敵時天主教徒在朝鮮者已逾十萬大院君忽命軍隊圍而殲之死者

萬餘人哭聲震天血流成渠坐是得罪天下卒脅於要盟與諸國結約而權利遂棄

擲無量

我國會否

故大院君之爲人雖敢於任事有斷制遠非韓皇所能逮而論亡

韓之禍首彼實尸之矣且一國中而有二尊亂之所階也大院君之專韓皇若守府

然父子之間缺望斯起其後大院君避位者三次奮起而再居攝者三次羣小日煽

構於其間宮黨院黨動成水火蕭牆之內殺氣屢伏人人有自危之心外國得居爲

奇貨因而援繫以弋奇利韓自茲蓋不國矣然使韓皇果有中主之資憑藉其勢位

未嘗不可以弭禍於方來然而韓皇之爲人也憊懦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斷好聽讒

言而闇於事理多內嬖而昵宵小喜行小慧而計常拙倚賴他人而不自立好爲虛

飾而不務實此諸德者有一於此其人固不足以主社稷而韓皇乃具之故閔妃擅

政豔妻煽處舉國中知有君之妃而不知有君者殆二十年則晉惠帝之受制於賈

后也

韓皇之生母亦閔氏閔妃卽其姪女也閔族之專閔太妃亦與有力焉

坐是與大院君構釁使小人乘之則唐肅

宗之惑於張良娣也。女謁盛行。雜進宮掖。則漢安帝之寵王聖也。諸閔布滿朝列。苞苴公行。數年之間。閔氏起家百萬以上十餘人。其金趙諸后族稱是。則漢之田寶王梁不是過也。甲申以降。執政者無半年得安其位。朝綰金紫。夕橫路衢。則明莊烈之十六年易五十六相也。屢興黨獄。作瓜蔓抄。愛國之士族誅。瘐死者相屬。其竄逐於外者。尙百數。則漢之黨錮。明之東林也。甲午以後。亡徵盡顯。而鉤黨尙興不已。則明福王之偷息南都。逮治復社也。大國之使者。咆哮唾辱於其前。帖耳而莫敢校。且恬然不以爲怪。則石敬瑭之求人容我爲君也。投以甘言。則歡忭委信。如小兒得餅。則楚懷王之受欺於張儀也。見偏於此。則求助於彼。不思自立。惟引虎自衛。則宋理宗之約元滅金而不顧己之隨其後也。事變一生。蒼黃無主任人。播弄望門投宿。則漢獻帝之見挾於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也。舉事失當。不負責任。而動諉罪於受旨奉行。之臣下。則唐文宗之賣李訓鄭注也。日日創法立制。以爲美觀。而無一能實行。則王莽之法。周禮也。且假之以爲殃民之具。則宋徽宗之用蔡京而侈言紹述也。強鄰壓境。命在旦夕。而色荒禽荒。不聞少減。則齊東昏之作無愁天子也。蓋歷代亡國之君。

之惡德韓皇殆悉備之然其他皆可云小節獨其無定見而好反覆怙威權而憚負責任多猜忌而不能舉賢自佐此則膏肓之病雖和扁不能以爲治以如此之人爲之君雖使國中濟濟多才而四郊無纖芥之警其國猶將岌岌不可終日況朝鮮之植基本薄而所遭爲前代未聞之變者哉

失德之君國家代有苟其下有人焉亦未始不可補救范蔚宗論晚漢朝局謂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出於仁人君子心力之爲誠篤論也若朝鮮社會則又亡國之社會也朝鮮貴族寒門之辨至今日而猶甚嚴有所謂『兩班』者國中政治上社會

上生計上之勢力咸爲所壟斷非兩班則不得爲官吏非兩班則不得從事學業非

兩班則私有財產不能安固質言之則朝鮮國中有自由意志者有獨立人格者惟兩班而已而兩班則萬惡之藪也彼其兩班之人皆養尊處優驕佚而不事事以作

官爲唯一之職業故他國之設官以治國務朝鮮之設官則以養無業之人

我國何如

官吏專務繁文縟節一命以上儼從如雲

我國何如

呼蹴人民等於禽畜人民生命財產

無一毫法律上之保障任官吏予取予攜各種租稅納於國庫者不及其所取諸民

者三之一

何我國

以故官吏爲朝鮮最有利之營業全國趨之若鶩喪名敗檢以求得

之非所恤也

何我國

然欲爲官吏者之數總浮於官吏員額之數求過於供勢固不給

乃出於相傾軋相攙奪以故朝鮮最多朋黨而好爲陰謀

何我國

百年以前卽有所謂

南宗北宗老論少論諸派者以依附排擠爲事至晚近而益盛而其所謂黨派者又

非有一共同目的也各借黨以營私利而已故朝握手而夕操戈不以爲怪

何我國

故

朝鮮爭奪政權之劇烈視各立憲國議院中之政黨殆遠過之而其人皆恣睢闇昧

不知世界大勢爲何物不知政治爲何物又無論也近十餘年來留學於外國學成

而歸者固亦不乏人然皆假所學以爲獵官之具及其欲獵官也則自有宦海之專

門科學以何術而攀援以何術而傾軋非棄昔之所學者而學之不得也朝鮮所謂

有新智識之士其精神皆蔽於此間而不復遑他顧以故海外卒業留學生將千

人而至今不能辦一完全之學校至今無人能著一書且並譯本之少可觀者而無

之

何我國

其人最能趨時而變前此以頑固著名之人及甲午以後則日滔滔談改革

前此之中國黨不數年忽變爲日本黨不數年又變爲俄黨旋又變爲日本黨惟強

是視惟能庇我者是從蓋全世界中箇人主義最發達之國朝鮮其首矣

何我國

人最喜談二三人相遇輒喋喋終日而外人稍知朝鮮人性格者謂其所言固無一

由衷也

何我國

朝鮮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則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則

蕭然若已彊之蛇撥之不動也

何我國

朝鮮人對於將來之觀念甚薄弱小民但得一

飽則相與三三兩兩煮茗憩樹陰清談終日不復計明日從何得食脩然若羲皇上

人也其宦達者亦然但使今日有官有權勢明日國亡固非所計故自日本設統監

以後盡人皆知朝鮮命在旦夕朝鮮人自知之與否吾不敢言惟見其爭奪政權醺

醺然若有至味視昔爲尤劇也此次合併條約之發表鄰國之民猶爲之歔歔泣數

行下而朝鮮人酣嬉自得其顯官且日日運動冀得新朝榮爵栩栩然樂也夫以朝

鮮一千萬人中若安重根其人者亦未始無一二吾豈敢一律蔑視雖然此種人固

億萬中不得一二卽有一二焉而亦不見重於社會匪惟不見重且不能以自生存

蓋朝鮮社會陰險無恥者常居優勝之數而貞潔自愛者常居劣敗之數其人之爲

惡殆非必出自天性而強半由社會現象迫之使然也

何我國

西哲有恆言。政治者。國民心理之返影也。以如此之宮廷。以如此之社會。則其政治現象之所表見。豈待問矣。朝鮮於四十年前。已知練兵之爲急。嘗改革兵制。請外國人爲教習矣。而其所發軍餉。乃至雜以泥沙。故所練者。不久旋潰。我國何如甲午以後。韓皇嘗率羣臣。誓於太廟。頒布洪範十四條矣。考其條目。視我之憲法綱領。九年籌備案。尤爲體大而思精也。而一誓之後。其君若臣。卽已渺不復記憶。我國何如嘗大改革官制矣。建所謂一府八衙門者。名稱悉仿日本。日本政府所有之機關。無一而缺也。而據當時游韓者所紀載。惟見有巍巍廣廈若干所。矗立漢城中。大榜於門曰。某部某部。而其中乃無一文牘。大臣會議。則惟圍坐一桌。菸氣瀰漫。游談無根。無一語及政務也。我國何如略舉數端。他可隅反。夫他事猶可假借。獨無財不可以爲悅。朝鮮之財政。則何如。當日俄之旣戰也。日本政府派目賀田種太郎者。爲朝鮮財政顧問。目賀田種之報告書曰。人皆言韓國財政紊亂。以吾所見。則殊不足以當紊亂二字。彼蓋無財政之形也。噫嘻。此可想像得之矣。我國何如然則朝鮮十數年來。所以參此蠹國之官吏者。究何所出。曰。種種惡稅。其名固不可殫舉矣。然朝鮮官吏之取於民。非必據法。

定之租稅也。其所欲者則掠奪之而已。然直接掠奪亦已。至於無可掠奪。然數年前尚有間接掠奪之道焉。曰鑄惡幣。朝鮮嘗取日本之貨幣法。譯而頒之。號稱改革幣制。然主位幣未嘗鼓鑄一枚。惟鑄所謂五錢銅幣者無量數。貨當日本之五釐銅元之半又以警察機關不備。外國私鑄輸入者滔滔不絕。以致此種惡幣充溢市場。百物騰踴。民不聊生。何如我國朝鮮民本已媮惰。不事生產。而政府復朘削之不已。農民終歲勤動。無所得食。以故舉國之田悉廢不耕。草萊彌望。何如我國其官吏則懸缺而沽。公然不諱。沽缺不足。益以科第一進士定價爲二千五百元。何如我國其外交也喜弄智術。日言縱橫捭闔。常商權於聯某國以抵制某國。而實則割臂飼鷹。舍身施虎。鷹虎未飽。身肉已糜。然而至死不悟也。何如我國蓋朝鮮政治之焚亂不可理。臭腐不可嚮。邇雖罄南山之竹不能述其萬一。一言蔽之則厲精圖亂。發憤自戕而已矣。

眉山蘇氏之言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日本雖處心積慮以謀人國。乎日本雖養精蓄銳有能亡人國之實力乎。顧何以不謀他國而惟朝鮮之謀不亡他國。而惟朝鮮之亡使朝鮮而無取亡之道。雖百日本其如彼。何不見。

乎瑞士荷蘭比利時其幅員戶口皆遠在朝鮮下而以歐洲數大強國莫能亡之乎此猶曰藉國際法上之永久中立以幸存也不見乎前此以至強之法蘭西欲亡德意志之二十餘小邦而不可得乎不見乎前此以至強之奧大利欲亡久衰之意大利而不可得乎不見乎赫赫英國以獅子搏兔之力加諸杜蘭斯哇僅乃克之猶不能收其地爲直隸殖民地而卒聽其自設政府乎是故亡朝鮮者朝鮮也非日本也夫朝鮮人既自樂亡亦何足恤然以彼之故釀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戕三國百數十萬之生命絞三國人民血汗所出之資以爲戰費日本人之得之也其代價固已不菲而尙有蒙大損失而永世不可復之兩國從旁以贊其葬禮嗚呼其不祥之國哉嗚呼而今而後朝鮮已矣皇室之威嚴何在官吏之權勢何在兩班之門第何在胥民膏以成之景福宮何在三清洞中諸閔壯麗之邸何在南宗北宗老論少論之派何在一進會大韓協會何在賄賂之纍纍於腰橐者何在頤指氣使一呼百諾於前者何在其四紀天子惟有揮涕乘傳車以作歸命侯於昔日之與國仰主人恩賜以餬其口其舊時王謝幸者則得微祿足以代其耕不幸者則降爲皂隸不免飢寒其

假虎威以自覆其宗者則亦烏盡弓藏惟長留一賣國奴之名於史籍供萬世之笑罵回憶數十年來事費幾許鉤拒以相軋出幾許拳勇以相屠作幾許不可見人之聲音笑貌以求一命之榮用幾許不可質天地鬼神之手段以自殖其筐篋而今也舉灰飛燼絕音塵響滅尋思諦觀卻爲誰來然而朝鮮人固非至今日不寤也嗚呼

日本併吞朝鮮記

記例

一本文名爲日本併吞朝鮮記故記事以日本爲主其朝鮮內治及他國經營朝鮮之事蹟惟舉其大概取相發明耳

一本文旣名曰記自不容多下論斷但事實之原因結果有不得不略爲說明者將使讀者易於循省故文體不能謹嚴方家諒焉

一本文所記事其由朝鮮發生者甲午以前用中國年號乙未以後用朝鮮年號其由日本發生者用日本年號

一本文或稱朝鮮或稱韓從行文之便別無他義

一朝鮮君主昔稱王。中稱皇帝。今則稱李王。本文所記各就時代而從其稱。外史氏曰。朝鮮今真亡矣。朝鮮之亡。不自今日。特今日則名與實俱亡云爾。是故記朝鮮之亡。不得不託始於四十年以前。夫亡者朝鮮也。而亡之者日本也。朝鮮之所以由存而卽於亡者。其所歷之塗徑有四。一曰役屬於中國之時代。二曰號稱獨立之時代。三曰役屬於日本之時代。四曰併吞於日本之時代。日本之所以亡朝鮮者。其所歷之塗徑亦四。一曰與中國爭朝鮮之時代。二曰與俄國爭朝鮮之時代。三曰以朝鮮爲保護國之時代。四曰併吞朝鮮之時代。此兩造之四時代。其界線略同。今畫前兩時代爲前記。後兩時代爲本記。於以觀朝鮮自取剿絕之由。與夫日本謀人家國之術。此真當世言政者得失之林也。

前記

第一 中日爭韓記

朝鮮與中日兩國之關係。朝鮮自古服屬於我。然惟漢代曾收其一部爲郡縣。過此以往。羈縻勿絕而已。我國自昔待屬國如此匪獨一朝鮮也。而其國與日本一輩。

相望。日人之狡焉思啓殆非一日。據東史所記。則當我漢獻帝建安中。日本有神功皇后者。曾親征新羅。略其地置戍兵焉。當時朝鮮裂爲三國。曰高句驪。曰百濟。曰新羅。蓋高句驪與我交涉最繁。新羅則昵近日本。百濟則常修玉帛於二境者也。自唐以還。三國統一。名曰高麗。常北面於我。與日本之交殆絕。及明神宗萬曆間。日本有豐臣秀吉者。雄略爲彼國史中所僅見。嘗大舉伐朝鮮。幾滅之。賴我援僅免。日本之與我爭朝鮮。實自茲始也。未幾我朝崛起。朝鮮恭順臣服。最早列聖懷遠以德。舍歲時享覲外。無所誅求。而日本則德川氏柄政。專務文教。不遑外事。朝鮮閉關酣嬉者三百年。俗日以偷。政日以亂。其勢既不足以自存。值歐勢東漸。寢益多事。而日本方於其間就維新之業。磨刀欲試。我亦當中興之後。朝氣未衰。兩國相接而以朝鮮爲之間。朝鮮亡機兆於是矣。

日韓交通初期 日本明治新政府初建之日。正朝鮮大院君專政之時。大院君李

昰應者。朝鮮王李熙之生父。

熙卽朝鮮前王甲午以後自稱皇帝。四年前讓位其子。稱太皇帝。今被廢爲李太王者也。

王方幼而

爲之攝政。其爲人也。好弄術智。而不知大體。喜生事。而無一定之計畫。性殘酷。驕慢。

而內存多猜。實朝鮮民族性質之代表。而亂亡之張本人也。大院君之始攝政。實當

我同治三年。

熙以同治二年即位時年十三

其時我國五口通商久開。日本亦已闢三互市場。世界

大勢所趨。固不容朝鮮長此閉關自守。天主教勢力。寢瀾漫於其國中。而俄法美諸

國次第遣使議修好。而大院君壹以諉諸我政府。其諉諸我政府也。非守國際法上

屬國之名分也。非懾我上國之威也。圖狡卸不自負責任而已。

著者案對於外交事件圖狡卸不負責任

此吾中國人相傳心法。朝鮮人亦師我長技者。

大院君攝政之四年。而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初日本當將軍

秉政時。其與朝鮮交際。專委諸對馬守宗氏。幕府不自直接。至是遣對馬守宗重正

使韓。告王政維新。韓人以其璽書中有皇帝字樣。拒不受。明治二年。

同治八年

更使外務

權大錄。

大錄官名。權署理也。下仿此。

佐田伯茅少錄。森山茂爲交涉使。使韓。韓人拒如故。三年復

遣外務少丞吉岡弘毅往。使森山茂廣津弘信副之。淹留一年有半。不得要領。宗重

正再移書喻指。勸韓廷引見吉岡等。不省。五年。宗重正復使其家臣相良重樹往與

周旋。凡上書於韓政府二十四次。終不納。其年八月。復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少記

森山茂乘二軍艦往使焉。韓吏拒如故。六年。廣津復奉命往。森山旋至。亦無所得。快

快歸。蓋自日本明治維新以還。朝鮮之草梁館。

草梁館者。所以待外賓也。如我會同四譯館。

無一日無日。

本使節之足跡。韓廷之虛僑。無禮誠出情理之外。而日人寧含垢忍辱。而終不舍去。

且終不肯轉而就商於我政府。

當時俄英等國皆轉而與我交涉。

蓋其處心積慮。務置朝鮮於我勢。

力範圍以外。四十年間。政策一貫。而自始絕不肯誤一著。以取自縛。有如此也。

所謂征韓論。

征韓論者。日本內政上之一大事也。而其因乃發自外交。先是明治

二年。佐田伯茅反自朝鮮。卽首倡用兵要盟之議。四年外務權大丞丸山作樂等謀

組織一秘密隊。出奇襲韓。爲政府所覺。逮而錮之。繼此遷延數年。使節十數往返。而

受侮於韓者愈甚。日人殆不復能忍。六年六月。森山茂歸。盛言韓罪之當誅。且陳言

方略。於是廷議分爲兩派。一曰征韓論派。參議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板垣退助。江藤

新平。後藤象次郎。主之。而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爲之魁。二曰非征韓論派。參議大

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大隈重信。大木喬任。主之。而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之魁。兩派

堅持所信。抗爭互數月。非征韓論派卒勝。日本維新元勳。自茲分裂。西鄉一派。聯袂

辭職。朝列空其半。遂以導明治十年西南之亂。雖然。非征韓論派固未嘗謂韓之不

可征也。謂今尙非其時。云爾。要之。日本自維新後。本已予韓人以不能安席之勢。而韓人所以因應之者。復失宜。我國所以指導之者。復無狀。坐使以區區小節。長強鄰敵愾之氣。而授之以問罪之口。實日本之有今日。未始非韓人激之使奮也。

江華灣條約

明治九年

光緒二年

日本與朝鮮始結修好條約。所謂江華灣條約是也。

先是征韓論既決裂。日本政府於明治七八兩年。仍先後派外務大丞宗重正理事官森山副官廣津詣韓。卑辭乞結約。韓人深閉固拒。猶昔。明治八年九月。日本一軍艦測量朝鮮海岸。其舢板過永宗島。島上礮臺忽轟擊之。軍艦遂應戰。壞其堡壘。翌年正月。日本遂以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爲副大臣。率六艦詣江華灣。即永宗島問罪。且脅使結約。於是朝鮮舉國鼎沸。議和議戰。莫敢執咎。而日本威逼急於星火。遂以其年二月二十六日。締結所謂日韓修好條規者十二款。禮曰。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鮮臣於我。而其有外交。實始此。條規第一款云。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國有平等之權。當時韓人固視此爲義所當然。即我國亦從不識國際法上自主二字作何解釋。且素賤視日本。謂不足與大邦齒。方謂彼自願